



台儿庄运河故道(孙南邨摄影)。

□赵瑞峰

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正月,康熙皇帝沿京杭大运河第六次南巡,二月经行山东境内的泇河,途次(旅途中住宿的地方)台儿庄。当时正在滕县任教、年近五旬的峄县人李克敬,连夜收拾行囊,小心带上早已写好的诗稿,马不停蹄地朝台儿庄而来。此行他是想趁早将诗呈献给好像专门为他而停留的康熙皇帝。

李克敬,光绪三十年《峄县志》有传,然而稍嫌简略;据县志所录李克敬好友唐建中所撰《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墓碑》(以下简称《墓碑》):“公讳克敬,字子凝,号小东,行四……生而颖异,五岁能诵尚书。八岁了五经,十岁能属文赋诗,弱冠已为通儒,补博士弟子员。才满山左,久且满天下……公生于顺治己亥,雍正丁未卒于官,享年六十九岁。”李克敬虽有才如此,但在52岁之前屡试不第,名场坎坷,甚不得意。举业不就,只好和那些科考频遭失败的士人一样,走设帐授徒之路,做了西席先生。李克敬既“才满山左,久且满天下”,因此四方之人慕名争相延聘,徐州、曲阜、滋阳等地都留下他授徒的足迹。他“教人,善于奖诱”,其门下弟子“皆卓有成就,掇巍科,膺禄仕”,但这反过来也加重了他科场失意之感。

据《峄县志·李克敬传》:“同郡翰林颜光敷(曲阜三颜之一),视学浙江,延之使代衡幕中,所赏拔皆一时之名士。至今两浙户视颜公称贤学使,克敬左右之力为多。”可见李克敬不仅才华过人,办事能力也不一般,可谓颜的得力助手。至于宾主相得,颜对其倍加器重,那是自然。尽管如此,看其收录在县志写于这一时期的诗歌,那种科考不遂的隐隐心痛和牢骚不平,还是不可抑制地显露出来。

如果没有康熙皇帝的最后这次南巡,李克敬又无法适逢其会,则其恐怕多半也会跟稍早于他的蒲松龄一样,功名不就,便设帐授徒,间或短暂停作人幕席,老则归乡,以著书终其一生。但康熙皇帝的这次南巡,让他得机献诗,从而时来运转。其实在四年前,即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时,曾驾过泇河,于台儿庄亦作短暂停留。只不过那时李克敬受聘远在外地课徒,无缘献诗,只能在“已是蹉跎过盛年,忍把愁鞭逐日去”的低沉歌吟中等待机会。

李克敬获悉康熙皇帝南巡将至台儿庄,又熟悉清廷规定——皇帝出巡各地,当地要组织文士硕儒献词章,歌功颂德,李克敬心情激动难抑。对欲以“萧然布衣士,一朝动帝王”的他来说,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为此他调动全部的文学才华,闭门构思,精心结撰了《皇雅》和《圣颂》两篇诗,以供呈献。

《皇雅》共八章六十四句,兹节选其中两章:

承天抚世,稽古帝王,书契以来,未有穆穆我皇。秩殷越周,流虞漂唐,三后在天,配之弥光。(第一章)

穆穆我皇,其道配天,蔼蔼如云,翕翕如渊。兆民游之,春草露鲜,洋洋泄泄,不能言其然。(第二章)

《圣颂》一章四十句:

皇矣圣帝,亘古一君,治轶项誉,德迈华勋。

大众讲坛“守望文脉”系列之 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探秘

主讲人:杨泽华,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,1985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书画装裱科,师承徐建华先生,是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第三代传承人。2011年被文化部聘任为《国家职业分类大典》文化行业职业修订委员会委员。2013年至今被聘任为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组组长,同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导师。2016年担任院级课题《养心殿贴落画修复与保护研究》课题组长,同年被聘为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导师。2017年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

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2021年荣获第十五届全国技术能手称号。修复代表作有明代《钱贡滕王阁图》、明代《塞外新秋诗》、明代《刘镇梅花书屋图》、清代《高其佩指画山水》等。

时间:2021年9月25日(星期六)上午9点30分

地点:济南市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西北角报告厅

注意事项:请各位读者入场时接受体温检测,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,并请在听课时全程佩戴口罩,谢谢配合。



【史海钩沉】

北宋画家李成 和故乡营丘

□孙葆元

营丘,是昌乐在北宋时的古称,属于京东路,即今日之山东。“北宋山水第一家”李成就生活于此。

宋代是中国山水画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时期,这一画种始于唐末,经五代十国五十余年打磨,到北宋初年已经形成独特体系。北宋立国后,将一批优秀画师迁居京师开封,形成了北方的绘画艺术重镇。因此,中国绘画史论及中国画发展的策源地,总是圈定在南唐的洪都、金陵,蜀地成都和汴京这三个地方。文化地域的确定,总是以那里的文化代表人物为标志的,李成生活在京东路青州府,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创作。宋徽宗钦定的《宣和画谱》称他,“至本朝李成一出,虽师法荆浩而擅出蓝之誉,数子之法亦扫地无余”。这是极高的评价,李成被当时的山水画坛称为古今山水第一人。他的艺术影响力持久不衰,直到明代。然而,如果忽略李成的属地,画史的论述是不公平的。

《宣和画谱》说,“李成字咸熙。其先唐之宗室,五季艰难之际,流寓于四方,避地北海,遂为营丘人”。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,他也出身皇家李氏之宗室,因五代兵燹,唐室离散,他的一家流寓到营丘。虽然流徙,全家仍不失儒学之质,在当地犹以“儒学吏事”,恪守廉节。正是受这种家道影响,李成“善属文,气调不凡,而磊落有大志”。看来李成还能写一手好文章,画意源于文气,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,文章是意识传递,图画是视觉表达,中国文化把这两者融合贯通,提出意、境二字。就造成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的文化奇观,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。到了李成的时代,宋初大将武惠王曹彬有幸得到一幅他的山水图,也挂在堂上观赏,就题了一首诗,道:“六幅冰绡挂翠庭,危峰叠障斗峰嵘。却因一夜芭蕉雨,疑是岩前瀑布声。”就是说从画中听到水声。

宋朝的画论总结说,“岳镇川灵,海涵地负,至于造化之神秀,阴阳之明晦,万里之远,可得之于咫尺间,其非胸中自有丘壑发而见诸形容,未必如此。”这里强调了中国山水画的两个特点:第一是,咫尺万里;第二是,丘壑在胸。至此中国山水画的基本原则便确立起来,传统至今。

李成继承起这个传统,得益于荆浩。荆浩,唐末五代人,几乎与李成一个时代,他提出“去斧凿痕而多变态”,就是主张,画面不应该有笔触行走的痕迹,提出笔墨浑然一体,虽然图画是用笔画出的,画面又千变万化,但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不露笔迹。他作画,先把墨泼于缣素之上,然后取其高低上下而为之,即今天的泼墨画。这一作法被李成深深地领会,并在创作中实践之发展之,创造了更加新颖的画风。

自古画家坚持两点:师传统,师造化,李成从荆浩诸家领悟到艺术的真谛,他的第二位老师就是养育了他的山东山水胜迹,没有这个环境就没有李成的画。于是他一方面叹息才能无以施展,一方面愤懑命运多舛,壮志与磊落共存,气调与行事同步,他行走江湖,放浪诗酒,寄情笔墨,寓兴于画。他将山林、薮泽、平远、险易、萦带、曲折、飞流、危栈、断桥、绝涧、水石、风雨、晦明、烟云、雪雾入画,抒发的是胸中之气。时人评论,他的画“如孟郊鸣于诗,张颠之狂于草”,这是何等的神情!

李成的画受到追捧,那是一个书画风行的年代,藏家都争着收藏他的画,“凡称山水者,必以成为古今第一”。可是李成不卖画,他孤傲清高,不为这个狂热的书画市场而活着,他之为画,是抒情怀,寄人生,对这个世界的话语都写在那些曲折、危栈、断桥、风雨间。他不断地行走,放意诗酒,纵情笔墨。

宋太祖开宝年间有一个叫孙四皓的富豪,喜欢书画,在家里供养着四方画家为他作画,颇有点皇家画院的味道。他垂涎李成的画,可是弄不到手,就故伎重演,请李成也到他家接受衣食无忧的供养,如果得逞,李成的画作也就不会旁落他人了。他低估了李成的志向,李成慷慨地告诉他,“吾本儒生,虽游心艺事,然适意而已,奈何使人羁致人戚里宾馆,研吮丹粉而与画史冗人同列乎?”意思是说,我是一介儒生,游心于画艺,这是最适意的事业,怎能让拘束于华庭宾舍,干一些涂丹粉抹闲墨的事,与那些庸碌之辈为伍?孙四皓不甘心,派人前往营丘,用大钱贿赂当地的官员,买到几幅李成的画。以后几年李成举进士,孙四皓又殷切地邀请李成到他宅上作客,李成见他卑恭,不好意思拒绝,就到他家走了一趟,一进屋,见满堂挂着自己的画,“作色振衣而去”。

画作的性格往往是画作者的性格,所谓文如其人,画亦如其人。李成在北宋初年开创了一个山水画的新时代,《宣和画谱》记载,他一生留下画作159幅,大多散轶,留下的墨迹振聋发聩。后人尊敬他,不称他的名字,而称他“李营丘”,那是他的故乡,他终其一生诠释了故乡的山水造化。

投稿邮箱:
qlwbrwq@163.com